

新视界

本报焦点新闻部主编 | 第38期 | 2014年2月9日 星期日 责编:范洁 视觉:董春洁



独克宗古城火劫

本报记者 姜燕 文/图

2014年1月11日凌晨,当松青站在邻居家的屋顶上,远眺城东南燃起的熊熊大火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大火会烧到她的家,毁掉了父亲珍爱的老宅“阿布老屋”,那是一间有375年历史的藏式老房子,是独克宗古城里最大、最美的建筑。

当天凌晨1时许,云南迪庆州香格里拉县独克宗古城突起大火,火灾持续10个小时之久,毁掉四方街周围古城最为繁华的街区。那一晚,火舌舔噬着古城的肌肤,人们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和不时传出的爆炸声撕裂了古城的上空。

独克宗古城,是按佛经中的香巴拉理想国建成。唐朝时,吐蕃在大龟山顶设立寨堡,名为“独克宗”,藏语意为“石头上的城堡”,一为“月光之城”。随着年代的演进,环绕寨堡逐步建成了后来的古城。茶马古道时代,它是马帮进藏的第一站。

半夜起火

那天是星期五,松青睡得特别晚,一直躺在卧室的床上看电视。凌晨1时许,她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微信。

“看到朋友圈里有人说古城着火了。”松青蓦地一惊,立刻披衣下地,拉开厚厚的窗帘,顿时被冲天的火光晃痛了双眼。

“窗户全被照亮了,但分辨不清起火点在哪。”松青对玻璃上映出的火光记忆深刻。

她赶紧叫醒丈夫,两人穿好衣服,就往四方街跑。跑到那里时,已经有二三十人聚集在那里,陆续还有人来。古城的习惯,哪里有了火灾,城里所有的人都会赶去帮忙。“男的在房顶上,女的在下面送水。”松青说。

但那晚,他们无法靠近,四方街通往起火点的地方停了一辆警车,一道警戒线将他们拦在外面,只看到里面有水柱在喷射。

站了10分钟左右,松青见帮忙无望,就和老公往回跑,挨家挨户去拍邻居的门,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

把邻居差不多都叫起来之后,松青跑回家看了一下妈妈。她没有叫醒妈妈,只是打开门,看她在安然地睡着,便又转头出去。

这一回,她跑到街对面的亲戚家楼顶上,和侄女马学花等人一起,将楼顶太阳能热水器里的水放出来,往楼顶上洒,以防万一。很快,所有的水都被放光了,一群人就站在楼顶上,观望火情。大火中不时传来爆炸声,她们猜那是开饭店的人家用的煤气罐炸掉了。

“那时候,火还离我们很远,它在古城东部,离我家至少有两三百米远,我怎么也想不到,它怎么会烧了那么久,烧到我脚下!”松青说,语速很快。

老屋没了

火,并没有像松青她们想的那样很快被扑灭,反而越烧越旺,并向北边和西边蔓延。

“当时的情形有些乱了,个个都在逃生,忙着搬东西,担心如果烧到这里怎么办?”松青说。

她开始帮住得离火更近的亲戚转移货物、家电、衣服等财产。但还是没搬自家的东西,她觉得怎么也隔着一条几米宽的袞玛廊,又离火场那么远,不至于烧到这里。

松青家在那里有三处房产,一是袞玛廊沿街的两间店面,租给别人开火锅店的;店面后面

便是她家的“阿布老屋”,自她家搬到旁边新建的房子里后,便一直空着;阿布老屋的后面,便是她现在住的房子,一幢3层小楼。

“老屋里的东西一直没搬出来,如果知道会这样(烧到这里),连一根钉子我都会拿出去。”松青愤愤地说着,懊悔不已。

帮别人搬东西的时候,松青至少回自家看了妈妈不下10次,但都没叫醒她。

凌晨5时许,眼看着火情不妙,火烧到了四方街,距离松青家只有几十米之遥。松青开始收拾自己家的东西。妈妈也终于被侄子叫醒,转移到2公里外他的家里。直到现在,松青还没敢告诉老人家老屋已被摧毁。“妈妈和爸爸一样,对老屋有着深厚的感情,搬到新家后,我妈妈每个星期都会回去打扫一次,就怕老屋荒废了、被虫蛀了。”松青说。

妈妈被转移走时,松青正忙着搬家里的东西,最终搬走了三分之一,就被疏散出去,在袞玛廊街口的停车场,距离她家也就150米左右。

早上7时多,四方街靠北的房子被爆破了,扑救的消防队员拉出两道防火带,试图将向北

的火势阻断,但都没有成功。

“我一直站在停车场,眼睁睁地看着大火烧过来。等早上10点我回去的时候,房子(阿布老屋)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松青近乎绝望地说。看到眼前的一切,她扑倒在成堆的木片和泥土上,放声大哭。

艰难决定

直到晚上看电视,松青才知道,老屋不是被烧掉的,而是被拆掉的。

那天早上8时多,当松青焦急地站在停车场上的时候,正在那里灭火的省消防总队的负责人拨通了在现场指挥救火的总指挥长、迪庆州副州长张治军。

“他说,如果不拆掉阿布老屋,火势就会向西北蔓延,燃烧到一片新的区域,而阿布老屋后面约30米处,就是香格里拉县的粮仓。”迪庆州文化局副局长蒲向红转述道。当时,他在镇守独克宗古城最珍贵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心镇公堂,那里距离起火点不足百米。张治军和州文化局局长王崇民在地势最高的地方察看火情,王崇民多次和张治军提到,要力保阿布老屋。

“阿布老屋是去年刚批下来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要拆除它必须向省里请示。”蒲向红说,王崇民当即给省文物局的领导打电话。

“电话那头沉默了四五分钟,给出了答复。”蒲向红说,“他说,拆掉总比收到一堆灰烬要强。”

蒲向红对这个忍痛割爱的决定很是佩服。他说,去年11月,国家文物局局长到独克宗视察时,刚刚去过阿布老屋,对这座建筑评价很高,要求作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来保护。

“当时,时间已经非常紧急,两道防火线都没能拦住火头。消防队员是先拆阿布老屋,再转过头去拆街对面的新建筑的,现场可以看到,对面的房子烧得很厉害。”蒲向红说。

但是,为什么没能压住火势,为什么没有早点拆除阿布老屋前面的房子,是松青最为愤怒的地方,也是蒲向红无法回答的疑问。

水管没水

大火烧了整整10个小时,直到1月11日11时左右,明火才被全部扑灭。起火点是古城东部的如意客栈,后来查明的起火原因是店里取暖器使用不当。当时,香格里拉夜间的温度低至零下13度,古城里的客栈部分有地暖,更多的是用取暖器。



摆在松青家的阿布老屋雕刻残件被登记造册

(下转 A15 版)